了缘和尚沉默稍许，慢慢睁开了眼，道，“这时还得从我少年时说起。”停顿一番，又道，“各位，实不相瞒，我乃前朝中堂李鸿章之孙，......”话未尽，在座无不惊咤，“啊！”这时周含章长讶道，“那你......”了缘和尚抬头望了望他们，点了点头，继续说到，“我原名叫李得常，字溪亭，乃李鸿章大人第四个孙子，家中殷富自不必奇怪，但凡李家的孩儿，个个都是打小便弄璋弄玉，挥金挥银。我却不是，我少年时偏爱风流，日日与诗画文章作伴，常常流连于花街柳巷之间，红灯绿酒之下。这金陵，上海的脂粉之地，没有唤不出牌号的姑娘，本来我这种人是不应该动真情的......”了缘和尚哽咽了一下，断了声，众人正沉浸于这段往事之中，没有做声，接着，了缘和尚吟道“

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。花落花开自有时，总赖东君主。

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！若得山花插满头，莫问奴归处。

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她留给我的，我......”，“她是谁？”座下的袁招远问到，了缘和尚朝着窗户外望着远方，道，“她呀，她是金陵秦淮‘客迎眉水阁’的花魁。哦不，这两百里秦淮，当数她第一美。正所谓：

古道花骢逐落尘，

六朝烟柳不争春。

红绡一付浑无数，

只为朱唇倾半樽。

所以啊，这江南一带，但凡闻其名者，莫不欲见其面，见其面者，莫不欲得其笑，得其笑者，莫不欲与其语，与其语者，莫不欲共其餐，共其餐者，莫不欲卧其床，卧其床者，莫不欲偕他白首。然在今世之中，得其笑者鲜矣，与其语者益少，共其餐者不过二三子，更莫谈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了。况且，要上那‘客迎眉水阁’，除了有陶朱，猗顿之富，还得有相如，扬雄之才，子房，萧何之略，一般人恐怕也就意淫一番，空自幻想罢了。”“这世间竟还有这等女子？”李君节叹道，“是啊！世间竟有这等女子，以至于让我愧疚这半生！”了缘和尚慨然长叹，“那她究竟是何人？”李君节又问道，“他叫苏小蕙，小名如意。”说完，了缘和尚又自言自语道，“苏小蕙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，小蕙，小...蕙......”了缘和尚突然不禁流下眼泪。“大师，你这...是为何？”袁招远上前扶过了缘和尚，众人跟上问道，“不碍事”，了缘一手摆开他们，接着说到，“我......便是那唯一一个与她枕边说过情话的人，‘北斗不朝南，妾心不改’......唉，是我负了她啊”，了缘大师一个耳光打在自己脸上，众人吓了一跳，正欲上前，了缘大师以手止之，又道，“那年我恰好十六岁，可谓是风流成性，惯弄烟柳，女人不过是掌中玩物，直到遇到她，我才晓得什么是爱情。光绪十四年，我随家父南下广东，经管洋人生意，途径江宁，见闻这两百里秦淮，有美人兮，不可一见，我硬是不信这个邪，偏要去会一会这阁中仙子，帐下佳人。”